

國內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薩仁高娃

摘要：一個世紀以來，有關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的整理、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基本集中於對漢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對曾在敦煌地區活躍一時並留有衆多文字史料的非漢民族之非漢文文獻注意尚少。本文擬對很少人注意的敦煌漢文文獻中所夾雜的非漢文文獻做統計整理，並舉出典型的例子來證實現行敦煌文獻並不完全是出自敦煌藏經洞。

關鍵詞：敦煌文獻 漢文圖集 非漢文文獻

上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給學術界帶來了新的課題。從而掀起了整理和出版藏經洞出土敦煌遺書的熱潮。從最初的編目工作開始到現在，除了日本藏敦煌文獻外，流散於其他國家的敦煌文獻已得到整理出版。

拍印整理的敦煌文獻圖集，有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敦煌寶藏》，囊括了英國藏敦煌文獻（簡稱英藏）、法國藏敦煌文獻（簡稱法藏）、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簡稱北圖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和《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總稱上海藏敦煌文獻）、《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浙藏敦煌文獻》；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肅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亦已由北京圖書出版社陸續出版。

國內外有關敦煌學目錄索引甚多，而與本文有關並且現能看到的目錄有，施萍婷先生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以下簡稱施氏目錄）；王堯先生根據法國 M·拉露等人的三卷本《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所藏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文獻目錄》編輯而成的巨著《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共收 Pt 號 4450；日本東洋文庫出資出版的《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獻解題目錄》（斯坦因搜集的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是在托馬斯等人所作的基礎上，根據東洋文庫所藏縮微膠卷，利用《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和《大正新修大藏經》校勘而成；張廣達、榮新江先生編寫的《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①，著錄 74 號于闐文文獻。

上述圖集、目錄和論著的出版，對我們利用和研究敦煌遺書提供了很大方便，致使

敦煌文獻的研究成果絡繹不絕。然而，縱觀研究趨勢，研究核心基本集中於漢文文獻的揭示和考證上，而就本文所講的“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注意的人甚少，雖然對個別文種寫卷有零零星星的研究，但尚未出現綜合性的整理和研究著作，現只看到陳慶英先生的一文《〈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所收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②，對 S. 00952、S. 01552、S. 10002、S. 1145、S. 14952、S. 3415、S. 4243、S. 52122、S. 6369、S. 6588、S. 68782、S. 2736、P. 2765、P. 3301、P. 2762 等英藏和法藏藏文文獻做了簡單著錄。另外，在施氏目錄中列出有關非漢文文獻簡單目錄，但與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有很大出入。其實，儘管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們，但這些看似不起眼、不重要的文獻也許對整個卷子年代、真偽、流傳途徑等棘手問題的解決起決定性作用。並且，通過翻閱已出版的所有圖錄，發現內有非敦煌文獻。以下兩號即屬此例。

一 兩件非敦煌文獻

1. 斯坦因碎片 194 號

《敦煌寶藏》英藏部分編至 S. 7599 號後附了若干碎片圖，從 1 開始編號，共 200 號，衆多回鶻文、于闐文文獻殘片中，一殘卷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即碎片 194 號^③。卷子標目為西域文書。據筆者的辨認，所存的九行字是蒙古文。文書殘破不全，一頁紙上有上下相反方向的文字，細看能釋讀出斷斷續續的幾行字，第一欄的五行字為“……/ muγgadabai bi……/ γurban mingyan……/ eče içiz niγur-eyen / bürküz yorčiba egüne”（漢譯為……/（人名？）我……/三千……/害羞將臉/遮住行之從此）。反方向的一欄 4 行字為“……qamuy-un yeke/bayši bi boiya/? setgilege tegri/teč zayaγatu türög……”（漢譯為……最大/師我也/? 心/天/從降之……）（見圖 1）。如果該卷的確從敦煌藏經洞出土，則影響到藏經洞的封閉時間乃至蒙古文的創造年代。

書文城西 號四九一片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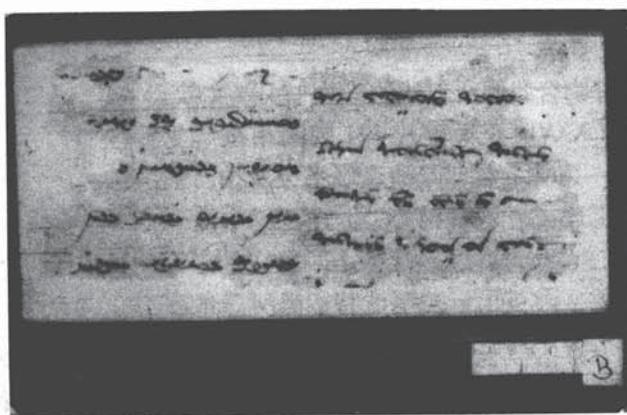


圖 1

現在學術界公認^④，以俄藏 ϕ. 32C 號卷後的題記“敦煌王曹宗壽與濟北郡夫人范氏，同發信心，命當府匠人，編造帙子及添寫卷軸，入報恩寺藏訖，維大宋咸平五年壬

寅歲五月十五紀”^⑤中出現的公元 1002 年為下限，認為藏經洞的封閉是在 1002 年後不久。而最早出土的蒙古文文獻則是 1225 年寫成的《成吉思汗碑》，由此蒙古學界認為蒙古文的創造最晚在 1225 年之前，即征討奈曼部落的 1202 年至 1225 年間。

其實，黃永武先生編輯《敦煌寶藏》大型圖集，是根據上個世紀 50 年代問世的縮微膠卷翻拍製成。S. 1 – S. 6980 號外所收的 S. 6981 – S. 7599 亦是黃氏“據縮微膠卷新編的目錄”^⑥。“所謂 197 件碎片，實係 Or. 8212 編號下的文書，多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在吐魯番、和田、黑城子等地所得，而非敦煌文獻。”^⑦這裏要說明的是黃氏《敦煌寶藏》所收的碎片有 200 號。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是在 1913 至 1916 年間，活動範圍東迄河西走廊，經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南自興都庫什山，經準噶爾，北達內蒙古西部地區。斯坦因結束第三次考古工作後寫了《亞洲腹部考古記》(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⑧，其序由向達先生早年譯成中文“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附在他《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後面^⑨。其中提到“附錄 K 關於回鶻蒙古突厥諸種字體之文書草目，出於有名之考古學家及突厥文專家 A. Von Le Coq 教授之手”^⑩。隨着巫新華、秦立彥、龔國強、艾力江等人譯成的漢文《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的出版，我們得知其“附錄 K 回鶻文、蒙古文、粟特文手稿殘件目錄”中的確記錄了回鶻文、蒙古文的文書條目。看其中一條記錄：

K. K. I. 03. 手稿殘片。I. 03d (?)：是小片回鶻突厥文文書。

I. 03. f：是軟而發棕的小紙條，邊不完整，寬約 26 釐米，高 11 釐米。沿中間對折，每一側都有 4 行潦草的回鶻文。如果把紙放到你面前的話，可以讀出左邊的文字，右邊的文字則是倒置的。圖版 CXXVI.^⑪

見此描述，恰好吻合我們所敘述的碎片 194 號文獻。而文末提到的圖版 CXXVI^⑫正與碎片 194 號圖相符（見圖 2），只是碎片 194 號文獻看似是通過展平後所拍，紙張顏色變淺，字跡也比後者清晰整齊。上述記錄中提到“有 4 行潦草的回鶻文”，認為這幾行字是回鶻文。在我們看來它是回鶻式蒙文，是出自哈喇浩特、黑河三角洲或吐魯番的文書。根據上面的釋讀，它不是完整的一篇文書，至少兩個方向的文字內容不能接壤，並且較為清楚的幾行間或者一行的幾個詞中間似乎沒有關連。比如，“？心”與其下文“從天而降”間毫無關連，祇是兩個詞組。因此，現無從判斷該殘片出自哪一蒙古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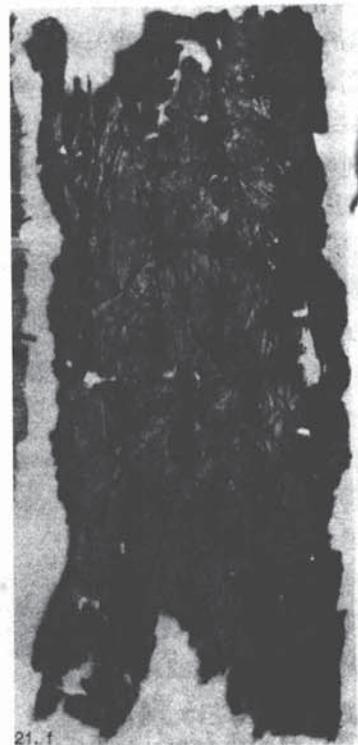


圖 2 194 號碎片

2. 俄 $\Phi 246AV$ 、 $\Phi 246B$ 、 $\Phi 246C$ 、 $\Phi 246CV$ 察合臺文文獻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④中，2 頁的俄 $\Phi 246AV$ 卷下標目為“察合臺文附言”^⑤，俄 $\Phi 246B$ 、 $\Phi 246C$ 、 $\Phi 246CV$ 則是“察合臺文殘片”（見圖 3）。《俄藏敦煌文獻》是收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之全部敦煌文獻，以及被收藏者列入敦煌文獻編號的其他文獻。據《俄藏敦煌文獻》前言，“一九二九年前稱為亞洲博物館的現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敦煌藏品，絕大部分是 C · Φ · 奧登堡院士率領的俄國西域考察團 1914—1915 年間所搜集的寫卷。還有一部分同類型漢文寫卷，則分別由當時俄國駐烏魯木齊領事 H · H · 克羅特科夫，和於 1906—1909 年間前往和闐的 C · E · 馬洛夫考察團，以及於 1909—1910 年間前往吐魯番的 C · Φ · 奧登堡考察團所搜集。就總體而言，所有這些文獻，我們將它們都稱之為敦煌藏卷。”^⑥



俄 $\Phi 246AV$ 察合臺文附言



俄 $\Phi 246AV$ 察合臺文附言



俄 $\Phi 246B$ 察合臺文殘片



俄 $\Phi 246C$ 察合臺文殘片



俄 $\Phi 246CV$ 察合臺文殘片

圖 3

有關奧登堡所獲敦煌文獻，首先由亞洲博物館寫本特藏部保管員弗路格〔K·K·Flug (1893–1942)〕從事整理工作，完成了Φ編號的307件和Дx編號的2000件寫本目錄^⑯。從1957年開始，在弗路格工作的基礎上，由孟列夫領導的研究小組重新開始漢文寫本的編目工作，出版了《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現由袁席箴、陳華平譯成中文版本《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見其後的Φ、Дx編號和孟列夫編號對照表，Φ246號與該書的564號對應，敘錄記有：

殘卷，82.5×24。部分手卷，首尾缺。3紙（第1紙和第3紙不全），52行，每行19字（前2行不全）。紙色白，紙質粗。畫行稍粗。隸書。有第二十四品題字。（4—5世紀）保存有口袋布做的套子殘片。寫卷嚴重破殘，背面裱貼的殘卷上，是用阿拉伯字體寫的維吾爾文附言（維吾爾文題字不早於8世紀）。^⑰

可見，Φ246AV是Φ246號漢文寫本背面所裱貼的殘卷，而Φ246B、Φ246C、Φ246CV幾個號是單獨編的察合臺文殘片。

“察合臺語是公元13世紀以後，迄公元20世紀初居住在今天山南北和中亞地區操突厥語族諸民族和部落廣泛使用的一種語言，察合臺文即其書面形式。因為這種語言文字是在察合臺汗國時期在西域廣大地域內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故人們遂以察合臺汗的名字命名。實際上，它與蒙古族文化傳統大相徑庭，並無什麼聯繫。”^⑱這說明，察合臺文是13世紀時期的產物，所說的Φ246號文獻顯然不是敦煌遺書，甚至不是出自敦煌的文獻。縱觀奧登堡考古探險活動，他在1909—1910年間探險新疆地區，主要目的地是吐魯番盆地。在這次考古探險中，“他至少獲得了17組梵文寫本殘卷和一些回鶻文文書”^⑲，所以所述的Φ246AV和Φ246B、Φ246C、Φ246CV號察合臺文文獻有可能是在此次考察活動中獲得的。Φ246AV號的察合臺文獻是Φ246號漢文文獻所裱褙的殘紙，並且不是敦煌出土文獻，所以Φ246號漢文文獻，即3頁的《正法華方等經》^⑳也不是出自敦煌藏經洞的，亦屬吐魯番出土文獻。其實，目前所知道的藏經洞出土的佛經中無《正法華方等經》，更能說明該文獻不是敦煌遺書。

所以，如果對那些看似斷斷續續不起眼的非漢文文書進行精心研究，則對整個卷子的判斷起到關鍵作用。又如，BD 14676號卷子背面的藏文，也許有助於判斷其正面文書。因為，其正面是由兩種文獻組成，其中一件是《處分吳和尚經論錄》，學術界根據吳和尚所用的經論目錄，推斷吳和尚是敦煌著名佛教學者、翻譯家法成。如果背面的藏文與法成大師有關聯，則更能證明那位吳和尚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法成。另外，S. 2228v號卷子上有3行藏文，目前判斷它為破酒曆，有借貸和還貸的數量。這也許有助於計算吐蕃時期酒和麥子的比價。鑒於以上，本文對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做一統計。由於受篇幅限制，此篇先對國內藏部分加以介紹，而國外藏部分容另文再敘。現所能看到的國內藏敦煌遺書圖集中，除了國圖藏部分（正在陸續出版）外，其餘則多有敘錄，本文參考了相關條例，一併著錄。

二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1. 藏文

北 0106 (皇 075)

藏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分欄橫寫，共8欄，前7欄皆19行，末欄9行。首尾全，首題“rgya gar skad du a pa ri mi ta a yum nam ma ha ya na su dr/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v zhes bya ba thigs pa chen pov i mdo”（漢譯：梵文名?? 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tshe dpag du myed pav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 i mdo edzogs so”（漢譯：無量壽大乘經終）。末有抄寫者題記“cang tsi dam kyis bris so”，校勘者題記“ling pevu zhus”。

北 0182v (皇 047)

漢文《佛說阿彌陀經》背面，5行藏文。

北 0651v (騰 065)

漢文《佛說佛名經卷第六》背面，5行藏文。橫寫4行，開頭是“bod skad du”（漢譯：藏文名.....），顯然是佛經開頭；豎寫1行，“na mo □□□□”。

北 1339v (岡 062)

漢文《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佛國品第一》背面，漢文《社司轉帖》和幾行斷斷續續的藏文，字迹不清。

北 2026v (闕 087)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八初分轉生品第四之二》背面，4行藏文“nang rje po blon stag bnang gyi zhas.....”。

北 2510 (地 001)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零二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二十一》，地脚有2行藏文“byangs chub sems sems pa chen po shes rab gyi phar rol du phyin ba la gnas ste bam pos cig pa vo”（漢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卷第一）。

北 2510v (地 001)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零二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二十一》背面，57行藏文，字跡清晰整齊。首尾全，開頭“vbung bar gi hrags bsgrub par vdod na.....”。

北 4178 (月 053)

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末，2行藏文陀羅尼“na mo ba ga ba te par zhang par te a ri ta a ri ta u shi ri u she ri/shu ro ta sha ro ta bi she e bi she ye sba hav”。

北 5319v (號 056)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至見寶塔品第十一》背面，79行藏文，字跡清晰整齊，偶有水漬。開頭“vbreg sog shod thabs dang khram thabs la”。似乎是算術。

北 5375 (重 033)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四見寶塔品第十一》卷地脚有1行藏文，“lug gi lo ston

……”（漢譯：未年七），背仍有1行藏文。

北 5565v (收 042)

斷斷續續的幾行藏文，字跡不清。

北 5575v (結 029)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五從地踊出品第十五至如來壽量品第十六》背面，共78行藏文。前74行是佛名經，首全尾缺，開頭“dkon mtshog gsum la phyag vtshal lo”（漢譯：頂禮三寶）；後4行中仍有“頂禮三寶”和陀羅尼文。

北 5625 v (辰 021)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六分別功德品第十七至法師功德品第十九》背面，25行藏文，佛名經，首尾全。開頭“pyogs bcuvi sangs rgyas thams chad la phyags vtshal lo”（漢譯：南無十方衆佛）。

北 6073v (巨 020)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陀羅尼品第二十六至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背面，藏文1行“yul mi nams la nyes ko vjim mchis ba”。

北 6135 (地 019)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妙莊嚴本事品第二十七》上，有藏文雜寫。

北 6135v (地 019)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七妙莊嚴本事品第二十七》背面，2行藏文，“khri bztre dang stag snyavi shas ba”、“rang khribi mchid gsol bav thugs bde vam myi bde vmche”。

北 6733 (辰 025)

漢文《梵綱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法門戒品》背面，4行藏文，字跡不清。

北 6754v (盈 083)

漢文《梵綱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法門戒品》背面，共8行藏文，字跡不清。

北 6817 (海 028)

漢文《四分律比丘戒本》末，6行藏文，開頭“vbrug ga lovi dbyid sla ra ba tshes bt-so lavi sred la”（漢譯：辰年正月十日傍晚）。

北 7546 (帝 079)

漢文《諸星母陀羅尼經》末，幾個藏文雜寫。

北 7564 (菜 001)

漢文《金剛陀羅尼經》首，兩個藏文“sam ke”。

北 7566 (藏 066)

漢文《金剛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lo an vbris”。

北 7567 (日 031)

漢文《金剛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68 (皇 025)

漢文《金剛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dzivu thong tse bris”。

北 7571 (芥 003)

漢文《金剛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72 (河 033)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ba kim kim bris”。

北 7574 (張 043)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tong dze tse vbris”。

北 7575 (海 002)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76 (芥 020)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77 (海 031)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80 (淡 013)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bam brang bris”。

北 7583 (字 092)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tong dze no bris”。

北 7584 (始 051)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ti kyin kyin bris”。

北 7587 (鳥 060)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88 (潛 001)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595 (菜 079)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ba kim kim bris”。

北 7597 (裳 001)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三個藏文題記“cang phan bris”。

北 7598 (稱 063)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601 (官 053)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pham kevi”。

北 7602 (龍 038)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603 (秋 015)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im bran bran bris”。

北 7604 (暑 076)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抄寫者題記“yeng heg tsho bris”。

北 7606 (夜 037)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607 (裳 060)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609 (歲 052)

漢文《金有陀羅尼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651 (昆 027)

漢文《佛說八陽神呪經》末，藏文2個殘行。

北 7690 (地 098)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2行藏文，一行爲“rgya dang ma bam bam po”，一行爲“rgya dar ma”。

北 7713 (宿 036)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抄寫者題記“lag lig”。

北 7777 (調 053)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抄寫者題記“cang mi ka bris”。

北 7808 (出 008)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首，抄寫者題記“zhang hen bris”。

北 7829 (秋 021)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840 (李 082)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895 (潛 035)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首，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7976 (列 088)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抄寫者題記“kis bris”。

北 7985 (收 099)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抄寫者題記“cang seg bris”。

北 7990 (余 021)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藏文抄寫者題記。

北 8048v (芥 067)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背面，3行藏文，雜寫。

北 8121 (服 024)

漢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末，抄寫者題記“heng jen bris”。

北 8725v (菜 040)

漢文《佛經疏釋》背面，18行藏文《無垢稱經外道大師名姓蕃字》。

2. 回鶻文

北 7630v (冬 061)

漢文《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末，5行回鶻文，另見不同方向的4個殘行。

北 8724 (柰 015)

漢文《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八轉輪聖王品第三》末，1行回鶻文。

3. 于闐文

北 5534 v (麗 073)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五安樂行品第十四》背面，于闐文7行，其前有漢字“努宗德”。

4. 梵文

北 6792v (藏 074)

漢文《菩薩戒大科》背面，梵文33行。

三 上海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上博”為上海博物館所藏，“上圖”為上海圖書館所藏。

1. 藏文

上博 09 (3298)

佛像。

紙幅45cm×31cm，1紙。白麻紙，色微褐。厚0.16mm左右。

佛像左旁有藏文三行，為咒文，“世尊如來佛保佑我，保佑我”，右旁有藏文二行，為咒文及“敬禮世尊佛”^②。

上博 09 (3298) v

藏文1行“bdag la srung zhig srung zhig”（保佑我，保佑我）。

上博 38 (37499)

《大乘無量壽經》。

卷幅133.5cm×31.7cm，3紙，紙長44cm。白麻紙，厚0.14mm左右，色白灰。每紙二框，各橫21cm，縱27.5cm，烏絲橫欄。藏文，橫寫，每紙19行，每行字數不等。墨色中。首尾題全，首題先列梵音題名，再有藏文題名。卷尾題記：“抄經人朗乎偉增。三校：埃昂初校，埃俄昂再校，帕旺三校。”^②

上圖 006 (798463)

《妙法蓮華經馬鳴菩薩品第三十》，藏文題跋7行。

上圖 059 (812467)

藏文《聖壽智無量大乘經》。

本白粗麻紙，7紙。高30.5cm，長319cm。紙幅46.5cm。每紙分左右兩欄書寫，每欄寬22cm。卷心高27.5cm，天頭、地脚各1.5cm。每紙19行。烏絲欄。硬筆手抄，墨色濃^②。

由兩部相同的經文組成，開頭為“rgya gar skad du ……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gi m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o mdo”（梵語名……藏語名無量壽大乘經），有尾題“tshe 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寫經者題記為“jin lha bzher gyis vbris”。

該經漢譯文間，有 7 行藏文“金剛無量壽如來天光明陀羅尼”。

上圖 070 (812512) 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贊清淨品第三十五之二》背面，5 行藏文。第 1 行模糊不清；第 2 行為“byi ba lovi dbyar bo gyavi khrom chen povi vdu nas”（鼠年夏（??）大集會地點）；第 3、4 行為“nang rje po blon dpal bzang dang stog gung bzang la scogs bavi zhas sngar gung la brcan gi mchid bslob ba”（大臣巴桑和達貢桑在（??）前，給中央的糾紛信函）；第 5 行為雜寫藏文字母“p k kh g”。

上圖 139 (812589)

由兩部經組成。

一為《般若波羅蜜多經》。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786—848）寫 梵夾裝

本色厚粗麻紙，共 2 紙。首尾殘缺，有水漬。紙幅不全，殘存高 20.4cm，長 52cm。字心高 16.9cm，天頭 1.5cm，地腳 2cm。正背各 12 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中^②。

二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九、十世紀寫 卷子

本色厚粗紙，1 紙殘葉。首缺，有水漬。高 24.6cm，寬 22.5cm。共 13 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中。

尾題：(V) phag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snying po rdzogs so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終)^②。

上圖 156 (812607)

《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卷第二十五品》。

吐蕃統治敦煌後期（815—848）寫 梵夾裝

本色厚粗麻紙，1 紙。正背書，尾缺。高 20.2cm，寬 73cm。字心高 16.2cm，天頭、地腳各 2cm。字心寬 65.4cm，左邊 3.2cm，右邊 4.4cm。中有二圓圈，直徑 4.6cm。正背各 12 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黑。

首題：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stong phrag brgya pa dum bu gnyis pa bam po nyi shu lngavo (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卷第二十五品)^②。

上圖 157 (812608)

佛經。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786—848）寫 梵夾裝

灰褐色雙層麻紙，1 紙，正背書，首尾缺。有水漬。高 20.2cm，寬 72cm。字心高 16.2cm，天頭 1.5cm，地腳 2.5cm。正背各 12 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濃^②。

上圖 158 (812609)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吐蕃統治敦煌後期（815—848）寫 卷子

本色厚粗麻紙，3 紙。高 31cm，寬 132cm。紙幅 44cm。每紙 2 欄，共 6 欄。字心高 27cm，天頭 2.4cm，地腳 1.6cm。每欄寬 20.2cm。每欄 20 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濃。

首題：rgya gar skad du a pa ri mi ta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梵語名無量壽大乘經）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藏語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tshe dpag t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後爲寫經生題名：klu legs bris（魯勒寫）^②。

上圖 159 (812610)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吐蕃統治敦煌後期（815—848）寫 卷子

本白厚粗麻紙，3紙。高31cm，寬132cm。紙幅44.4cm。每紙2欄，共6欄。字心高24.6cm，天頭、地脚3.2cm。每欄寬21.3cm。每欄20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濃。

首題：rgya gar skad du a pa ri mi ta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梵語名無量壽大乘經）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藏語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tshe dpag t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s（無量壽大乘經終）。後爲寫經生題名：dwan hing dar bris（鄧興達寫）^③。

上圖 160 (812611)

兩部《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吐蕃統治敦煌後期（815—848）寫 卷子

本色厚粗麻紙，6紙加首、尾各半紙。高31cm，寬305cm。紙幅45cm。共14欄。字心高25.9cm，天頭2.45cm，地脚2.65cm。每欄寬21cm。每欄20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濃。

兩部經各7欄，皆首題：rgya gar skad du a pa ri mi ta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梵語名無量壽大乘經）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藏語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tshe dpag t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經後寫經生名字均爲：klu legs（魯勒）^④。

上圖 161 (812612)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吐蕃統治敦煌後期（815—848）寫 卷子

本白厚粗麻紙，3紙。高31cm，寬136cm。紙幅44.5cm。每紙2欄，共6欄。字心高25.9cm，天頭2.7cm，地脚2.4cm。每欄寬20.4cm。每欄19行。烏絲欄。硬筆書寫，墨色濃。

首題：rgya gar skad du a pa ri mi ta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梵語名無量壽大乘經）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藏語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tshe dpag t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o（無量壽大乘經終）。下爲寫經生題名：dzevu hing tsin bris（曹杏真寫）。最後爲校勘者署名：phab n-ying zhus（王寧校），leng pevu yang zhus（林鵬再校），ci keng sum zhus（季庚三校）^⑤。

2. 回鶻文

上圖 034 (812440) B

佛經。

約 10—11 世紀寫 殘片

粗麻紙，1 殘紙。高 17.7cm，寬 8.5cm。地脚 1.6cm。存 5 行。烏絲框。墨色深^⑩。

上圖 034 (812440) BV

5 行回鶻文佛經，上端殘。烏絲框。

上圖 132 (812582) V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第一》背面，1 行回鶻文。

3. 粟特文

上圖 034 (812440) AV

27 行粟特文文獻，首和上端殘。

四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1. 藏文

津藝 006 (57.5.224)

五部相同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唐朝寫卷。白麻紙，15 紙。高 31cm，寬 667cm。紙幅 44.5cm。卷心高 31cm。每紙 2 頁，每頁 21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勻^⑪。

首題為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s ba theg pa chen po mdov”（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為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s ba theg pa chen po mdo rdzog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vgo gyu lin bris”。

津藝 035 (62.5.3014)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唐朝寫卷。白麻紙，3 紙。高 31.2cm，寬 129cm。紙幅 43.5cm。卷心高 28cm。每紙 2 頁，每頁 20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勻^⑫。

首題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mdos”（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stag lod gyi bris”。

津藝 094 (77.5.4435①)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寫卷。厚白麻紙，粗硬，4 紙。高 31.3cm，寬 158.4cm。紙幅 45.3cm。卷心高 28cm，天頭 1.8cm，地腳 1.7cm。每紙 2 頁，每頁 19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勻。卷首背後人直寫題簽 “西藏經一卷”^⑬。

首題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後有兩行咒語，其下抄經者題記 “im lha bzher gas bris”，三校題記 “ban vde leng cebu zhus sgron ma nga yang zhus shin dar sum zhus”。

津藝 095 (77.5.4435②)

兩部《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寫卷。白麻紙，粗硬，4 紙。高 31.2cm，寬 184.5cm。紙幅 46cm。卷心高 28cm，天頭 1.7cm，地脚 1.5cm。每紙 2 頁，每頁 21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匀^⑤。

第一部首缺尾全。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kong ce gis bris”。

第二部首尾全，首題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kong che bris”。

津藝 096 (77.5.4435③)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寫卷。厚白麻紙，粗硬，3 紙。高 31.2cm，寬 127.3cm。紙幅 44cm。卷心高 28cm，天頭 2cm，地脚 1.8cm。每紙 2 頁，每頁 19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匀^⑥。

首題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khang bcan bzher bris”。

津藝 097 (77.5.4435④)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寫卷。薄白麻紙，粗，3 紙。高 31.2cm，寬 132.3cm。紙幅 44cm。卷心高 28cm，天頭 2cm，地脚 1.8cm。每紙 2 頁，每頁 19 行。烏絲欄。硬筆橫寫，墨色匀^⑦。

首題 “rgya gar skad du……bod skad du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梵文名……藏文名無量壽大乘經）。尾題 “tshe dpag du my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mdo rdzogs so”（無量壽大乘經終）。抄經者題記 “vgo levu bris”。

津藝 122 (77.5.4461)

漢文《維摩詰經卷中》的下端，四個藏文 “dge slong dge don”（比丘僧）。卷尾亦有 1 行藏文，模糊不清。

2. 回鶻文

津藝 014 (58.5.669⑤) v

社會文書。

寫於同號《合部金光明經陀羅尼最清淨品第六》背面。頂格豎寫，共 19 行^⑧。首尾殘。

津藝 015 (58.5.669⑥) v

《有關信仰三寶和三種救濟的佛教文獻》。

寫於同號《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二》和《佛經》背面。頂格豎寫，共 61 行。中有間隔^⑨。

五 浙江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浙敦指浙江圖書館藏品，浙博則是浙江博物館藏品。

1. 藏文

浙敦 114 (浙博 089)

《藏文河西歷史故事殘片》。

五代寫本。

尾殘。冊葉。此件粘於敦 113 號背面。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25cm，長 41.1cm。總 21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濃^①。

浙敦 133 (浙博 108)

《藏文觀音咒殘片》。

晚唐五代寫本。

首殘。冊葉。按，此件裱於浙敦 130 號背面。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23.1cm，長 13.2cm。總 9 行。麻紙，紙色黃褐。墨色濃^②。

浙敦 172 (浙博 147)

《藏文大乘菩薩行殘片》。

唐寫本。

首尾殘。冊葉。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9.9cm，長 22.8cm。總 7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濃。藏文楷書^③。

浙敦 173 (浙博 148)

《藏文大乘菩薩行殘片》。

唐寫本。

首尾殘。冊葉。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10cm，長 22.5cm。總 7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濃。藏文楷書^④。

浙敦 174 (浙博 149)

《藏文經咒殘片》。

唐寫本。

首尾殘。冊葉。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6.6cm，長 12.9cm。總 4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濃。藏文楷書^⑤。

浙敦 175 (浙博 150)

《藏文經咒殘片》。

唐寫本。

首尾殘。冊葉。據內容擬名。1 紙。紙高 6.5cm，長 3.1cm。總 4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淡。藏文楷書^⑥。

2. 回鶻文

浙敦 200 (浙博 175)

回鶻文殘片。紙最高處 9.9cm，最長處 8.8cm。總 4 行。麻紙，紙色褐，墨色稍濃^⑯。

六 甘肅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甘博指甘肅省博物館。

1. 藏文

甘博 124

漢文《合部金光明經卷第五十四天王品第十》卷天頭地脚均有兩排藏文，字向朝內。

2. 回鶻文

甘博 125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二十三》背面，53 行回鶻文。文中有“疏主先答、由此契經、大過婆羅門、是以虛空、問定言虛空、答餘法、問、何以、答、問、復當解說、疏主云、一師云”等漢文。

七 北大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1. 藏文

北大 D045v

漢文《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背面，78 行藏文《祈願文》。首殘，卷首有破洞，有多處污漬。

北大 D051

漢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廿五》後，有 4 行藏文《佛教咒語》。

北大 D055v

漢文《妙法蓮華經如來神力品第廿一》背面，藏文佛經 3 欄，前 2 欄均 17 行，後 1 欄 8 行。首缺尾全。尾題為“vphags pa ri glang ru lung bsta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m povi mdo rdzogs so”。後有題記“ben de ye shes rgyal bas li yul du mchis nas li yul gyi lung bstan gi vbyung bavi□□□□□”（佛徒意希嘉巴在里域時授記里域□□□□□）。

北大 D113

漢文《三萬佛同根本神秘之印并法龍種上尊王佛法》後，有 6 行藏文《地贊達木壇城作法》。

北大 D152

漢文《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冊葉左有一行橫寫藏文，上有 3 行藏文。

北大 D152v

漢文《普賢菩薩說證明經》背面，9 行藏文書函，首尾殘。

北大 D212

藏文佛經。

白麻紙，殘甚。高 27cm，廣 39.5cm。鉛欄，色淡。已裱^⑦。兩欄，右欄尚存 18 行。

北大 D212v

共 6 行藏文。佛經殘行。

2. 回鶻文

北大 D012v

漢文《勝天王般若波羅蜜多經勸識品第十三》背面，回鶻文佛教經論 23 行。

元寫

首尾殘。硬筆書寫，疑用羽管。文中夾書漢文回鶻文。內容涉及“世友”，並見“衆欲”、“三界”、“諸天”、“我見”、“四境”等名相概念，恐與一切有部論師世友《品類足論》、《界身足論》等婆沙學說有關^⑧。

文中多出現“bayši”（大師）等字及文中夾雜漢文的形式，與甘博 125v 極為相似。

北大 D154v

漢文《達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百四十五》背面，回鶻文《佛教詩歌》。

前後均殘損，凡 21 行。壁畫細而清晰，書寫略草。形式上為押頭韵和尾韵的詩歌^⑨。

北大 D159v

漢文《梵綱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卷下》背面，9 行模糊不清的回鶻文。

3. 梵文

北大 D242

《悉曇字輪》，梵文下有漢文對照，後有回鶻文。

4. 于闐文

北大 D005v

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三十三》背面，共 46 行于闐文文獻。

據日本東京大學熊本裕教授的研究：前七行為于闐文轉寫的婆羅謎文字，內容不詳。第八行以下為于闐文轉寫的漢文音節表^⑩。

以上是國內藏敦煌遺書漢文文獻上所出現的非漢文部分。就所有敦煌遺書的揭示情況而言，現所做的非漢文文獻的統計結果不可能非常準確。因為，一，統計中不免有所遺漏。二，在圖集本身的收錄也不是很全，尤其是現所能看到的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遺書部分。通過展覽或拍照，現在我們陸續發現漢文文獻背面或上下左右的非漢文文獻，如，BD14676（新字號 876）號^⑪背面有 4 行字迹清晰的藏文 “dmyall bar vbyung nas myal mying skyes snen yang dbul chal skye sde mavi lhum nas dmus long du gyur /de lhuvi bu shin du brdan bsgra do thos nas vdzig cing skrag nas lus skyi spu zing sde shin /du myi dag bar

gyur myur du mis par lhavi dbang po brgya byen gan shums nas vjigs /sde vgo thos brgya pyin rkang pa la pyag”，似乎是“佛本生”中的一段故事（見圖4）。此條藏文不見於《敦煌寶藏》的北圖藏部分。三，《敦煌寶藏》和其他敦煌文獻圖集均是對卷子整理修復後的翻拍成果，這不免丢失原卷子上最原始的信息，包括原先遮住漢文的非漢文文獻的裱紙被揭開後，遭到遺棄。王重民先生所留下的敦煌遺書照片上明明有非漢文文獻，而現行的出版物中却已不見了，這種差異顯然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如照片中P.3635v號的漢文文獻《春秋左氏傳正義》的行間有幾個藏文字母“kan gan kha n ngan”，然而《敦煌寶藏》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中卻不見了（見圖5）。顯然，後者所翻拍的是該卷子被修復之後的狀態，揭開漢文部分上的裱紙後，沒有把裱紙上的藏文部分單獨標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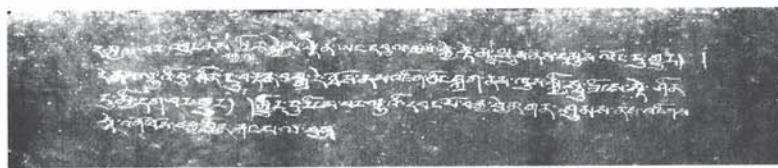


圖4 BD 14676 號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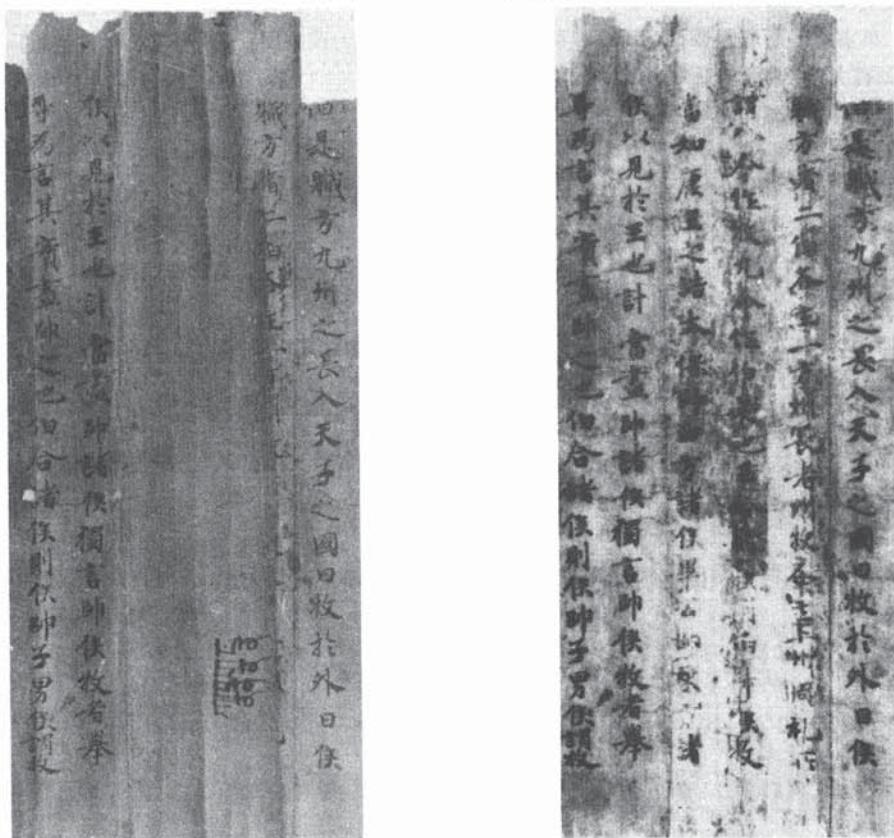


圖5
法 Pel. chin. 3635v 春秋左氏傳正義

當然，從內容上看，那些被丟棄的部分並不是很重要，但從文獻甚至文物角度看，那是當時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和紙張。四、《敦煌寶藏》中所揭示的圖集不完全是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故無法肯定所有非漢文文獻均是出自敦煌藏經洞，所統計出的數據中不免摻雜非敦煌出土文獻，正如文首所舉兩個例子。五、日本藏敦煌文獻仍未問世，無法估計其中的非漢文文獻。

注釋：

- ①《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 ②《敦煌學輯刊》1981年第2集。
- ③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55)，(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452頁。
- ④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1頁。
- ⑤《俄藏敦煌文獻》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2頁。
- ⑥⑦《敦煌學十八講》，第102頁。
- ⑧馮志文、楊際平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綜述卷)(二)，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0頁。
- ⑨Sir Aurel Stein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頁。
- ⑩同上。第252頁。
- ⑪[英]奧雷爾·斯坦因著，巫新華、秦立彥、龔國強、艾力江翻譯：《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第二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79頁。
- ⑫《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第三卷，第126頁。
- ⑬《俄藏敦煌文獻》④，第371頁。
- ⑭《俄藏敦煌文獻》①，前言第2頁。
- ⑮《敦煌學十八講》，第116頁。
- ⑯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5頁。
- ⑰田衛疆：《絲綢之路東察合臺汗國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7頁。
- ⑱《敦煌學十八講》，第135頁。
- ⑲《俄藏敦煌文獻》④，第370頁。
- 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敘錄第3頁。
- ㉑同上。第8頁。
- ㉒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敘錄第12頁。
- ㉓㉔同上書，第27頁。
- ㉕㉖同上書，第29頁。
- ㉗㉘同上書，第30頁。
- ㉙同上書，第30-31頁。
- ㉚同上書，第31頁。
- ㉛同上書，第8頁。
- ㉜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敘錄第1頁。
- ㉝同上書，第5頁。

- ㉔㉕㉖㉗ 同上書，第 14 頁。
- ㉘ 同上書，第 2 頁。
- ㉙ 同上書，第 3 頁。
- ㉚ 《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浙藏敦煌文獻》，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敘錄第 21 頁。
- ㉛ 同上書，第 24 頁。
- ㉜㉝㉞㉟ 同上書，第 30 頁。
- ㉟ 同上書，第 34 頁。
- ㉛ 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敘錄第 30 頁。
- ㉛ 同上書，第 3 頁。
- ㉛ 同上書，第 22 頁。
- ㉛ 同上書，第 35 頁。
- ㉛ 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迹》，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 年，第 178 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